

「從是有習」蠡測

／ 高明道

二三十年來，出自《人本欲生經》的「從是有習」這四個耐人尋味的漢字，偶爾曾出現在國人的佛學論文上。最早的例子似乎是周伯戡在民國八十一年發表的《庫車所出〈大智度論〉寫本殘卷之研究——兼論鳩摩羅什之翻譯》。該文引述「僧叡在〈喻疑論〉中說五世紀以前講經的情形」之後指出，僧叡所提的「這種『恢之以格義，迂之以配說』就是眾人習稱第五世紀前中國佛教為『格義佛教』的特色」，並認為：「這種經註和漢代的訓詁章句沒有什麼不同。我們可取道安早年所作的《人本欲生經註》為例。道安在『生死亦微妙』一句下注『生死，極末也；微明之諦達于末也。』在『從是有習』下注『句倒也。言從習有是苦。』」周氏緊接著的結論說：「承襲漢代經學師說與章句訓詁的傳統不是中國佛教徒不能了解印度佛教思想的癥結所在；癥結所在是中國佛教徒不能從佛教原始語言直接了解佛教專有名詞的特殊含意。」¹質言之，作者將所謂「格義」看成是像「句倒也。言從習有是苦」之類的經注問題，而且可能也認定這些繼承漢朝傳統經學的訓詁方式沒有什麼好不懂的，所以並未進一步加以討論。²

比周氏大作晚六年刊行的釋果樸著《敦煌寫卷 P3006「支謙」本〈維摩詰經〉注解考》在分析「P3006 夾注用語特色」時，就注意到注中「句倒」的例子，經對照發現這一照顧關係到語序的提示「在《陰持註》、《大明度》的注文裡是看不到的，但在道安的《人本注》出現的次數不少」，並在腳注中列出這些例子，說³：

「是意微妙本，句倒」；「『從是有習，句倒也』，言：『從習有是苦』」；「『令有受，倒』，宜言：『令受有』也」；「『有因緣阿難受，句倒也』，言：『有受因緣』也」；「令發為有貪欲，句倒也」；「令名身聚有，句倒」；「不更痛，句倒也」。

當然，這邊可詬病的是新式標點符號的使用，例如「是意微妙本，句倒」宜作「『是意微妙本』⁴，句倒」，或「『令有受，倒』，宜言：『令受有』也」改為「『令有受』倒，宜言『令受有』也」較妥。依此，「『從是有習，句倒也』，言：『從習有是苦』」用「『從是有習』，句倒也。言『從習有是苦』。」或許會好些。

最後的、同時也最豐富的相關資料見於涂艷秋的《論道安從格義到尋章察句的轉變》。該文在介紹「『尋章察句』的內容」，首先談道安「文字方面的處理」，而其中第一項目便是「句倒的現象」。當然，這樣的歸類令人相當詫異，因為從一般語文相關知識來看，「句倒」是種語法現象，跟文字無關，不過先看看涂氏到底怎麼說：

所謂「句倒」是指文字秩序顛倒的狀況，這個狀況產生的原因是佛經在譯胡為漢時，譯者直接根據胡語的語法紀錄下來，而忘了根據漢語語法將它們排列為中國人所瞭解的方式。對於不諳胡語的道安而言，按照道理他應當沒有辦法發現這種錯誤，但他卻根據漢語語法的習慣與經文上下的連結，指出了本經中相當多這方面的錯誤，例如……道安指出經中存在著「句倒」的現象，大抵上是因為佛經的語句，不合乎當時中文寫作語法的習慣，必須顛倒其詞，方能明白其意。⁵

看完，難免更納悶，因為作者似乎也知道「句倒」現象應歸屬語法範疇。至於她何以堅持將之與「脫字與錯字」一併視為「文字方面」的問題，實難以體察。這個問題以及作者何以知道當時的譯者「忘了」把翻譯出來的文字合理地排列等等，在此不擬多加著墨，還是回到本文的主題。涂氏自

已強調「在『句倒』現象中，有一個必須討論的是：」，然後換行列出原典資料為

經：「從是有習。」

注：「句倒也，言從習有是苦也。」⁶

這樣的羅列就出了很大的紕漏，因為「經」、「注」二字並不見於原文⁷，卻一律使用表示引文的字體楷書，嚴重誤導讀者。涂氏接著說：「『從是有習』一詞中的『是』是指『苦』而言，而『習』則是四聖諦中的所謂的『集』。」然後花了將近一頁的篇幅，援引任繼愈的《中國佛教史》、段玉裁注的《說文解字注》、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以及孔穎達等《尚書正義》四種世學文獻，獲得如下結論：「由此可知，當時將『samudaya』翻譯為『習』的原因，應該是強調因果相承，延續不斷的意思。既然如此，那麼經文的：

如是，阿難，從愛求因緣受，從受因緣有，從有因緣生，從生因緣老、死。憂悲苦，不可意惱，生如是為具足，最苦陰。

可以說明因緣相續的『習』，的確是『苦』的來源，因此不可能是『從是有習』而是『從習有是』。」⁸

契經譯文所謂「從是有習」真的「不可能」嗎？如果周氏認為古代「中國佛教徒不能了解印度佛教思想」「癥結所在是中國佛教徒不能從佛教原始語言直接了解佛教專有名詞的特殊含意」，或許可以含蓄地引申說，當今單研漢譯佛典的學者理解上產生問題，說不定癥結之一正好跟「不諳胡語的道安」差不多。首先瞭解一下該經標點的狀況。據網路版《CBETA 電子佛典 2016.06》（完成日期：2016/06/15）的「原始資料」說明，《人本欲生經》的新式標點是由法雨道場所提供的。「從是有習」前後文作：「如是，阿難！從愛求因緣受，從受因緣有，從有因緣生，從生因緣老、死、憂、悲、苦、不可意、惱生，如是為具足最苦陰。從是有習，生因緣，阿難！為老死，是故說，是為從是致有是，當從是，阿難！分明，為生因緣老死。」⁹之前的光碟版《CBETA 電子佛典 2014.04》（完成日期：2014/04/26）¹⁰以及《Kanripo 漢籍リポジトリ》¹¹，標點符號一模一樣。坦白說，這要怎麼讀，實令人費解。當然，還有可以相媲美的，如：「從有因緣生。從生因緣老死憂悲苦不可意惱生。如是為具足最苦陰。從是有習。生因緣阿難為老死。」有位作者悟空，據此白話翻譯為：「從因緣中生，又因為因緣死，從生的因緣中老死，並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無數的悲苦煩惱，這樣是最痛苦的了。就是因為這樣的習性業力，才會由生的因緣導致死的結果。」¹²

不僅涂氏、悟空與 CBETA 在「最苦陰」後用句號告一段落，其他作品引述該經文——例如方廣錫的《道安評傳》¹³和蔡宏的《道安法師的般若思想》¹⁴——也往往如此。問題是：無論從文還是從義的角度來看，這樣的斷句與傳統印度佛教的文本並不相應，或者講得白些，就是錯了。安息三藏安世高¹⁵在東漢翻譯的《人本欲生經》有三種所謂同本異譯：「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中阿含·因品·大因經》、「後秦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長阿含經·第二分·大緣方便經》以及北宋「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鴻臚卿傳法大師臣施護」譯《大生義經》。在這三本裡，同一句話分別翻成：

東晉 「有如此具足純生大苦陰。」¹⁶

後秦 「是為此大苦陰緣。」¹⁷

北宋 「如是即得一大苦蘊集。」¹⁸

三本一律將此句當成獨立、完整的句子。在巴利語傳本 *Mahānidānasuttam* 中對等的定型句為 “*evametassa kevalassa dukkhakkhandhassa samudayo hoti*”。¹⁹由其近代譯本——諸如莊春江的「這樣是這整個苦蘊的集」²⁰、Rhys Davids 的 “Such is the coming to pass of this whole body of Ill”²¹、Bodhi 比

丘的 “Such is the origin of this entire mass of suffering”²²、Walshe 氏的 “Thus this whole mass of suffering comes into existence”²³ 或 Thanissaro 比丘的 “Such is the origination of this entire mass of stress”²⁴——，可看出這些譯者基本上把 “*etassa kevalassa dukkhakkhandhassa*” 的 “-assa” 理解成第六格 (genitive case)，所以翻作「的」、「of」。梵語佛典的相當定型句 “*evamasya kevalasya mahato duḥkhaskandhasya samudayo bhavati*” 只多出 “mahato” (「大」) 一形容詞，語法結構則無別，所以英語很自然譯作 “Thus there takes place the production of this great mass which is nothing but suffering”²⁵、 “Thus the arising of this entire great mass of suffering occurs”²⁶ 等。以下先嘗試將《人本欲生經》三種同本異譯的文句初步對照，並依序搭配相應的梵語詞：

東晉	有	如此	具足純	生	大	苦陰。	
	bhavati	evam(asya)	kevalasya	samudayo	mahato	duḥkhaskandhasya	
後秦	是	為	此		大	苦陰	緣。
	evam	bhavati	asya		mahato	duḥkhaskandhasya	samudayo
北宋	如是	即得	一		大	苦蘊	集。
	evam(asya)	bhavati	kevalasya		mahato	duḥkhaskandhasya	samudayo

值得特別留意的是：“samudayo” 除開「生」、「集」²⁷，還譯作「緣」；“bhavati” 在熟悉的「有」、「為」²⁸之外，另有本子較不拘泥譯成「即得」；常翻為「純一」²⁹的 “kevala”，不只簡化作「一」，且更有疊譯³⁰「具足純」的例子，無疑想設法將 “kevala” 的兩個概念——“entire, whole” 與 “one, simple”³¹——一並傳達出來。在此理解下，進而對照《人本欲生經》的「如是為具足最苦陰從是有習」³²以及安世高另一譯本——《陰持入經》——同句別譯的「如是具足苦種為致習」³³。

東漢	如是	為	具足最	苦陰		從是	有習。
	如是		具足	苦種	為		致習。
梵	evam(asya)	bhavati	kevalasya	duḥkhaskandhasya			samudayo
巴	evam(etassa)		kevalassa	dukkhakkhandhassa	hoti		samudayo

光是從「為」字的位置不同，就可以體會到涂氏「譯者直接根據胡語的語法紀錄下來」的說法可能不合乎事實。然而此句該怎麼講？「如是」、「為」³⁴以及「苦陰」³⁵三詞在後期的同本異譯直接可找到對等處。「具足」已有學者指出是用以翻譯 “kevala”³⁶，而「具足最」³⁷跟「具足純」一樣屬疊譯，差別在於安世高多出的「最」大體要反映 “kevala” 的 “absolute, absolutely”³⁸ (「極」) 義³⁹。至於「有習」和「致習」，要注意的是此經巴利語傳本 *Mahānidānasuttaṃ* 載有 “*eseva hetu etaṃ nidānaṃ esa samudayo esa paccayo*” 前後共十八次，即莊春江的「這就是因，這是因緣，這是集，這是緣」、Rhys Davids 的 “just that is the ground, that is the basis, that is the genesis, that is the cause”、Bodhi 比丘的 “this is the cause, source, origin, and condition”、Walshe 氏的 “this is the root, the cause, the origin, the condition”、Thanissaro 比丘的 “this is a cause, this is a reason, this is an origination, this is a requisite condition”⁴⁰。每次後面都接一個 “-assa”、“-āya” 或 “-iyā” 語尾變化的名詞 “x” 以及 “yadidaṃ y” (“y” 是一個主格詞尾變化的名詞)，譬如 “*eseva hetu etaṃ nidānaṃ esa samudayo esa paccayo jarāmarañassa, yadidaṃ jāti*”。此句，拙文參考的五種近代譯本分別作「對老死來說，這就是因，這是因緣，這是集，這是緣，即：生」、「just that is the ground, that is the basis, that is the genesis, that is the cause of old age and death, to wit, birth」、「this is the cause, source, origin, and condition for aging and death, namely, birth」、「just this is the root, the cause, the origin, the condition for ageing-and-death – namely birth」、「Thus this is a cause, this is a reason, this is

an origination, this is a requisite condition for aging & death, i.e., birth”⁴¹，換句話說，全部把這邊的“-assa”看成第四格（dative case）。在印度語文原典以主語身分出現的四個同義詞組“eseva hetu etaṃ nidānaṃ esa samudayo esa paccayo”，安世高的翻譯並非呆板統一，而總共有七種樣式：「從是本，從是習，從是因緣」（一次，疑有缺漏）、「從是致，從是本，從是習，從是因緣」（一次）、「從是起有，從是本，從是習，從是因緣」（一次）、「從是發，為從是本，為從是習，為從是因緣」（一次）、「從是發，從是本，從是習，從是因緣」（三次）、「從是起，從是本，從是習，從是因緣」（三次）、「從是有，從是本，從是習，從是因緣」（六次）。其中第一項的“hetu”基本上呈現「致」、「發」、「起」、「有」、「起有」等五種不同譯法，用詞多元，跟安世高的譯風完全吻合。⁴²既然如此，在對等於“evamasya kevalasya (mahato) duḥkhaskandhasya samudayo bhavati”/“evametassa kevalassa dukkhakkhandhassa samudayo hoti”句的翻譯中不用單音節的「習」來逐譯“samudayo”，而採取雙音節的「有習」、「致習」，就一點都不足為奇。⁴³

唯一真正能困擾人的是多出的「從是」。該詞組在《人本欲生經》中大致有兩種來源。第一種對等於巴利語“iminā pariyāyena”（“in this way/this is the way”⁴⁴、“by this method”⁴⁵、“for this reason”⁴⁶），例如“tadānanda iminā-petaṃ pariyāyena veditabbaṃ”一句的譯法，據初步統計，竟多達十五種，即「是當從是——阿難！——分明」、「從是——阿難！——因緣當知」、「從是因緣——阿難！——當知」、「是當從是知——阿難！——」、「是當從是因緣知——阿難！——」、「是如是當從是因緣——阿難！——可解」、「是當從是因緣——阿難！——知」、「當從是因緣知」、「是當從是因緣知」、「是從是因緣當知」、「當從是知」、「從是因緣——阿難！——亦當知」、「當從是——阿難！——可知」、「當從是因緣——阿難！——解知」與「當從是因緣——阿難！——分別解」⁴⁷。可見，對安世高來說，此處「從是」足以表達「從是因緣」的意思，是“iminā pariyāyena”充分的譯語。⁴⁸其中的「是」當然來自指示代名詞“iminā”，並在語義上涵蓋名詞“pariyāyena”所傳達的概念，而「從」感覺上特地把原文具格（instrumental case）的功能譯出。⁴⁹至於第二種「從是」，則在原文裡找不到對等的詞語。⁵⁰《人本欲生經》裡該句無疑屬於這類情形，大概為譯者用心增添，好讓譯文較容易懂。問題是：假設將「從是」刪除，所剩下的「如是為具足最苦陰有習」倒十分通順——「具足最苦陰的來源是這樣」——，但一經插入，難免有弄巧成拙之嫌，除非考慮到“bhavati/hoti”配合“-assa/-ānaṃ”等詞尾變化時，要去區別它究竟代表第四格（dative）還是第六格（genitive）並不容易⁵¹，且從而推理：在「從是」添進之後，「為」的身分由動詞轉換成表示第四格邏輯關係的虛詞（“for”）⁵²，而新增的「從」則保留其原來當作動詞的詞性角色。整句大體可理解成：「如此，對具足最苦陰而言，那是由這個原因而來的。」（“Thus, for/as to the whole and absolute mass of suffering, it derives from this origin.”）當然，這是開創時期的佛教譯文，跟典雅細膩的文言文有如天壤之別，且又異於當時當地口語，所以也難怪連博學多聞的道安斷句都會弄錯。嗚呼，如此這般，非古今「不諳胡語」而何？

1. 見周伯戡《庫車所出〈大智度論〉寫本殘卷之研究——兼論鳩摩羅什之翻譯》（收錄於《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十七期（1992.12 出版）第 65-106 頁）第 92 頁。
2. 不過有關「格義」的一些進一步的探究可參 Victor H. Mair 所著“*What is Geyi, After All?*”（收錄於 Alan K. L. Chan、Lo Yuet-Keung 主編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0] 第 227-264 頁）。
3. 見釋果樸《敦煌寫卷 P3006「支謙」本〈維摩詰經〉注解考》（《中華佛學研究所論叢 16》）（臺北，法鼓文化，1998）第 167-168 頁。

4. 今傳經文作「意是微妙本」，見 T 1.14 (《人本欲生經》) 241 c 27。
5. 見涂艷秋《論道安從格義到尋章察句的轉變》(收錄於《臺大中文學報》第三十二期〔2010年6月〕頁119-166)第146-147頁。
6. 同上，第147頁。
7. 見 T 33.1693.1 c 19。
8. 參見上引涂文第147-148頁。這當中蘊藏了不少問題，諸如把「從是有習」看成「一詞」等等，在此不逐一探討。
9. 見《T01n0014_001 人本欲生經 第1卷 | CBETA 漢文大藏》(<http://tripitaka.cbeta.org/zh-cn/T01n0014_001>, 19.4.2017)。
10. 見 T 1.14.242 a 15-19。
11. 見《Kanripo 漢籍リポジトリ : KR6a0014 人本欲生經-後漢-安世高》(<<http://www.kanripo.org/edition/T@SONG/KR6a0014/001>>, 19.4.2017)。
12. 見發表於“2008-10-13 18:38”《〈佛說人本欲生經〉帶白話文 - 經疏、論疏、佛書分享 - 禪心論壇 (香港正信佛教論壇)》(<<http://www.zenheart.hk/viewthread.php?tid=10195&extra=page%3D3>>, 19.4.2017)。
13. 見方廣錫《道安評傳》(北京，昆侖出版社，2004)第168頁。
14. 見《道安法師的般若思想-中國佛學院官網》(<<http://www.zgfyx.cn/zttj/zgfy/fy/zdssq2005n/2012/03/20/155137846.html>>, 19.4.2017)。
15. 本文依傳統目錄僅標「安世高」之名，但實際上是由一群人進行整個翻譯工程。
16. 分別見 T 1.26.578 c 5、579 a 5-6、a 12-13。
17. 見 T 1.1.60 b 29。
18. 見 T 1.52.845 b 16。
19. 見 *Dīghanikāye Mahāvagge Mahānidānasuttaṃ*。
20. 見《DN 15: 大因緣經 (汉语) [sic!] - Dīgha Nikāya - SuttaCentral》(<<https://suttacentral.net/zh/dn15>>, 27.4.2017)。
21. 見 T[homas] W[illiam] Rhys Davids 與 C. A. F. Rhys Davids 合譯 *Dialogues of the Buddha. Translated from the Pāli. Part II* (London: Henry Frowd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0) 第52頁。
22. 見 Bhikkhu Bodhi 編譯 *Great Discourse on Causation. The Mahānidāna Sutta and Its Commentaries* (Kandy: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1984) 第53頁。
23. 見 Maurice Walshe 譯 *The Long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Translation of the Dīgha Nikāya*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1995) 第224頁。
24. 見 Thanissaro Bhikkhu (Geoffrey DeGraff) 譯 *Handful of Leaves. Volume One: An Anthology from the Dīgha and Majjhima Nikāyas* (The Sati Center for Buddhist Studies & Metta Forest Monastery, second edition, revised: 2004) 第90頁。
25. 見 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 tr. (French), English version by Leo M. Pruden, *Abhidharmakośabhāṣyaṃ of Vasubandhu, Volume II* (Berkeley: Asian Humanities Press, 1991) 第480頁。梵語原文見 *Abhidharmakosa-3* (<<http://www.mlcd.cn/sanskritweb/resour/etext/abhk3.html>>, 27.4.2017)。
26. 例如 N. Ross Reat 著 *The Śālistambha Sūtra: Tibetan Original, Sanskrit Reconstruction, English Translation, Critical Notes (including Pali Parallels, Chinese Version, and Ancient Tibetan Fragments)* (New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1993) 第28頁。
27. 參荻原雲來編纂《梵和大辭典》(下)(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9)第1428頁。
28. 同上，第966頁。
29. 同上，(上)第378頁。
30. 所謂「疊譯」指同時譯出原文某語詞的兩種不同意思，如翻“nāga”的「龍象」、翻“artha”的「義利」、翻“apekṣā”的「觀待」等等。以“nāga”為例，它既含「大象」義，又可指「蛇」(「龍」)，但譯者不採取立場，不抉擇眼前的語境裡如何翻譯才貼切，乾脆將不相干的意思合併，形成模稜兩可的嶄新詞語。
31. 見 Monier Monier-Williams, *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9) 第309c-310a頁。
32. 見 T 1.14.242 a 17。
33. 見 T 15.603.174 b 28。此句為 Tilmann Vetter 編著 *A Lexicographical Study of An Shigao's and his Circle's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Buddhist Texts (STUDIA PHILOLOGICA BUDDHICA Monograph Series XXVIII)*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2012) 第77頁所援用。
34. Vetter 上引書第186頁未舉「為」譯“bhavati/hoti”的例子。

-
35. 「苦陰」是固定的雙音節譯語，但 Vetter 上引書第 264、321-322 頁未予以編入。
 36. 見 Vetter 上引書第 39 頁。該處附帶的英語翻譯 “whole and complete” 暗示了編者仍似受「漢語為單音節語言」神話的影響。
 37. Vetter 上引書第 39、296、147 頁並未收錄這個組合。
 38. 見 Monier-Williams 上引書第 310a 頁。
 39. 此用法未見 Vetter 上引書第 147 頁。
 40. 分別見莊文上引網頁、Rhys Davids 上引書第 52-53 頁、Bodhi 上引書第 54 頁、Walshe 上引書第 224 頁、Thanissaro 上引書第 90 頁。
 41. 同上。
 42. 參 Eric M. Greene, “Pratītyasamutpāda in the Translations of An Shigao and the Writings of His Chinese Followers”(收錄於 Bart Dessein and Weijen Teng 編 *Text,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bhidharma across Buddhist Scholastic Traditions* [Leiden/Boston: Brill, 2016] 第 248–278 頁) 第 254 頁所謂 “An Shigao was often happy using more than one translation for a given technical term”。
 43. 這兩個詞，Vetter 上引書第 148、243、260 頁均未收錄。
 44. 分別見 Bodhi 上引書第 55 頁、Walshe 上引書第 224 頁。
 45. 見 O.H. de A. Wijesekera 著 *Syntax of the Cases in the Pāli Nikāyas* (Kelaniya: Postgraduate Institute of Pali and Buddhist Studies, 1993) 第 86 頁。
 46. 見 T. W. Rhys Davids、William Stede 合編 *Pali-English Dictionary* (London: Pali Text Society, 1921) 第 433 頁。
 47. 分別見 T 1.14.242 a 18-19、28-29、b 13-14、c 2-3、9、16、22-23、28、243 a 4-5、9-10、15、21-22、b 6、17-18、26-27。
 48. Vetter 上引書第 103 頁在單獨的「從是」下，除引述 Akira Hirakawa 編 *A Buddhist Chinese-Sanskrit Dictionary* (Tokyo: The Reiyukai, 1997) 所錄梵語 “itas” 外，只多出一條 “ity evam”，而「從是因緣」處雖說是含 ““from the cause/reason mentioned before”, or: “from the following reason”” 義，卻未附任何印度語文例。不過第 65 頁「因緣」下載有一「從是因緣……」例對等於 “imināpetam pariāyena”，據 Vetter 指 “from the following reasoning”。
 49. Stefano Zacchetti 著 “Inventing a New Idiom: Some Aspects of the Language of the *Yin Chi Ru Jing* 陰持入經 T603 Translated by An Shigao” (收錄於《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年報》第 10 號 [2007] 第 395-416 頁) 第 407-409 頁專門討論「從」字的用法，也指出其中有表達 “means, instrument etc.” 的例子，但似未提及該用法或許反映格變化的翻譯。
 50. 參 Zacchetti 上引文第 409 頁 “in too many cases *cóng* 從, in its various functions, has no direct counterpart in the Pāli”。
 51. 參 Wijesekera 上引書第 176 頁。
 52. 參 Zacchetti 上引文第 186 頁。